

刘丹青语言学文选

汉语句法语义 探思录

Syntactic and Semantic Inquiry
into Chinese

刘丹青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刘丹青语言学文选

汉语句法语义探思录

刘丹青 著

Syntactic and Semantic Inquiry
into Chines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句法语义探思录/刘丹青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刘丹青语言学文选)

ISBN 978-7-100-16618-8

I. ①汉… II. ①刘… III. ①汉语—句法—研究
②汉语—语义—研究 IV. ①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320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刘丹青语言学文选

汉语句法语义探思录

刘丹青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618-8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1¼

定价:88.00 元

总 序

感谢商务印书馆慷慨提供这么一个出版计划，让我有机会回顾梳理一下从大学本科以来写作并发表的论文形式的语言研究成果。

我第一篇非正式发表的论文是《试论吴语语法的研究及其意义》。这是本科毕业论文的改写版，刊登在江苏省社科联印行的省语言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里。当时，方言语法还是一个少有人碰触的领域，所以还需要用实例来申说方言语法研究的意义。这篇没有书号刊号的文章，预示了我这几十年语言研究中的两个最核心的要素：方言与语法；两者之合，正是我后来拓展研究领域的内在动能。我最早正式发表的两篇论文，正好也是一篇方言，一篇语法。前者为张拱贵教授和我合作的《吴江方言声调初步调查》；后者为《对称格式的语法功能及表达作用》，此文也是后来关注韵律对句法影响的起点。这三篇文章都是在本科阶段写就，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初期发表的。

以浓郁的语法学兴趣来关注方言，自然会发现，汉语方言不像之前很多学者认为的，差别只在语音，或至多加上词汇，语法则可以一招鲜吃遍天，一书覆盖南北话。事实上方言间的语法差异相当常见，有的还很显著。以跨方言的眼光看语法，则会发现孤立地研究普通话，随处会遇到认识的盲区甚至雷区，讲得头头是道的语法学道理，一放到方言语法中就可能理屈词穷。要想避免普通话偏见、方言偏见、印欧语偏见等种种偏见，以跨语言研究为己任的类型学研究，便成为我语言学探索之路上自然的优选项，这也是通向真正了解汉语特点和人类语言共性的康庄大道。跨语言的类型学视角，不但适用于语法，也适用于其他种种课题：研究亲属称谓、社交称呼语、颜色词这类特殊的小词库；研究语法

与语义的互动，如类指成分在不同语言方言中迥异的表达方法；研究语法与语音的互动，如汉语中形态和词类对词长的敏感性就超过很多其他语言；研究形式和意义不同的对应方式，这正是库藏类型学的缘起。这次按照商务印书馆提议，把近40年来所发论文的大部分，分为五个专题出版，分别涉及汉语共同语句法语义研究、语序类型和话题结构、从语言类型学到库藏类型学、方言的语法语音研究、语言研究的文化和应用视角。这样出版，便于读者根据专业需求和兴趣选书。从各书所收论文目录可见，这五卷文集，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调：跨语言眼光与具体语言方言个案的结合。

我从本科二年级开始将兴趣聚焦于语言学，一路走来，得到了无数老师和同行的切实帮助，尤其是语音方言的启蒙老师翁寿元教授，语法学的启蒙老师王锡良教授，古汉语的启蒙老师王迈教授（均为苏州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张拱贵教授（南京师大）和博士生导师徐烈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希望他们为指导我所付出的心血，能在这五卷文集中得到些许慰藉。文集中也收录了多篇我跟我的老师、同行学者或我的学生合作的论文，他们慷慨允诺文集收录这些文章（有些已故合作者由家人表态支持）。谨向他们深切致谢！

我指导过和在读在研的博士生、博士后对本套书的策划编排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意见、建议，而且他们全都参加了文章的校对工作。恕不一一列名，在此一并致谢。我的博士生、商务印书馆戴燃编辑为这套书的策划、组稿、编辑付出最多。我要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特别是周洪波总编辑对本套书的大力支持，也要对戴燃博士表示特别的感谢。

目 录

亲属关系名词的综合研究	1
小议指人名词用“什么”提问的现象	13
三大类实词句法功能的统计分析	17
汉语相向动词初探	30
汉语相互性实词的配价及其教学	46
形名同现及形容词的向	73
汉语量词的宏观分析	84
论“有的”及其语用功能	88
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数量及序列	98
从汉语特有词类问题看语法的宏观研究	105
“到”的连词用法及其语义	115
汉语形态的节律制约	
——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一	120
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	
——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	130
北京话代词“人”的前附缀化	
——兼及“人”的附缀化在其他方言中的平行表现	144
“唯补词”初探	160
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	
——从“说道”的“道”说起	168

叹词的本质——代句词	184
实词的叹词化和叹词的去叹词化	202
对称格式的语法功能及表达作用	220
试谈两类“同位语”的区别	225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	232
并列结构的句法限制及其初步解释	253
构式的透明度和句法学地位：流行构式个案二则	272
“有”字领有句的语义倾向和信息结构	294
汉语特色的量化词库：多 / 少二分与全 / 有 / 无三分	314
汉语否定词形态句法类型的方言比较	333
三种补语 三种否定	357
原生重叠和次生重叠：重叠式历时来源的多样性	360
Ideophonic Reduplication of Content Words in Mandarin Chinese: A Category Shift and Its Typological Background	380
语义优先还是语用优先 ——汉语语法学体系建设断想	418
汉语语法单位分级理论的再探讨 ——杨成凯《关于汉语语法单位的反思》补议	429
当功能遇到认知：两种概念系统的貌合神离	440
重温几个黎氏语法学术语	466
The Interaction among Factors on Language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Approaches on Linguistics: Review of <i>Interaction and Variation in the Chinese VO Construction</i> by Her One-Sun	480

亲属关系名词的综合研究

一、从关系名词到亲属关系名词

1.0 关系名词是名词中一个很特殊的次类，它的特殊性，表现在语义、语法和交际功能各个方面。有人曾举“小芹的娘是于福的老婆”一类句子，认为它不能说成“娘是老婆”，以此批评中心词分析法。其实，这不能全怪中心词分析法。根据向心离心理论（布龙菲尔德 1980：239—242，337），偏正结构是可以把整体功能归结到它的中心语上的；这样，用“摘心”来简化分析一般还是可以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句中的两个“心”都不是一般名词，而是关系名词，恰巧它们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摘心”的。关系名词的这种语法特点，跟它的语义特点是有直接关系的。

此外，在词汇系统中，关系名词很能体现各语言特点的一部分，这些特点尤其体现在不同的交际功能上。这些特点跟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的的特点，又有密切关系。

因此，本文便想尝试一下用语义和语法、交际功能结合，语言内部结构和社会特点结合的方法，对关系名词（主要是亲属关系名词）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分析。

1.1 表示对某一或某些特定对象有某种特定关系的事物（主要是人），这样的名词便是关系名词。

譬如“娘”这个词，表示的并不是某一类人，而是对另一个特定对象有生育关系的女子。（我们将把那个特定对象叫作“彼端”，而把词所指的与彼端有某种关系的人或事物叫“此端”。）这种关系名词作为一个

概念，其内涵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跟彼端的关系，而不是此端的固有属性。只对特定对象，某个人才能成为“娘”的此端，一离开那个彼端，“娘”就不称其为“娘”了。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同一个三仙姑，只对小芹来说才是娘，对其他人来说她都不是娘。内涵的这种特点造成了外延的不确定性。每一个已生育的女子，都可能在一定场合进入“娘”的外延，但又绝不是在每个场合都可以进入。另一方面，同一个人都可以随着彼端的改变而进入不同的关系名词。所以，三仙姑对一些人来说，又可以是“老婆、女儿、外孙女、儿媳”甚至“嫂子、姑妈、表妹”等。再比如，“团长”对营长以下是“上级”，对师长以上又是“下级”了。

当然，“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所以，像“资本家”这种人，作为社会存在，也是处在跟各种人（尤其雇佣工人）的关系之中，并在这些关系中显示其特征的。可是，作为一个概念，它表示属性和范围都很确定的一类人；某个资本家不只对自己的雇工是资本家，对所有人来说，他都是资本家。所以，这样的词不是关系名词。

1.2 关系名词外延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语义上的某种不自足性。一般的实词，在语义上都是自足的，因此，在语法上可以独立充当句子成分。关系名词在语义上不自足，因而在语法上也就往往不能自由地充当句子成分；在汉语中，它常常需要用一个领属定语来引出关系的另一端。光说“娘”，不知道是谁，“小芹的娘”，那就确定了。光说“娘是老婆”“小芹的娘是老婆”“娘是于福的老婆”，都不成话；但“小芹的娘是于福的老婆”，就成话了。可见以关系名词为“心”的偏正结构，并不能把整体功能归结到中心词上；在这类特殊的名词上，中心词分析法是不完全适用的。当然，关系彼端有时可以不用作定语，而是隐含在上下文或说话环境中，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1.3 汉语关系名词数量并不很多，不过还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再分类。

1.3.1 一种分法是“相向、反相向、非相向”三类。相向的，关系两端地位相等，如甲是乙的朋友，则乙也是甲的朋友。再比如：亲家、亲戚、本家、情人、同学、同乡。反相向的，关系两端地位不等。如甲是乙的父亲，则乙不能是甲的父亲。大部分关系名词均属此类，如：女儿、哥哥、叔叔、上级、故乡、母校。非相向的，本身不表明是否相向，如：弟兄、姐妹、表兄弟、堂姐妹。彼端的信息可以帮助识别是否相向。彼端性别跟此端相同，就是相向的：“觉慧是觉新的弟兄”。反之则是反相向的：“觉慧是觉英的弟兄”。彼端性别不明就无法识别了。

1.3.2 还可以分成“递相、反递相、非递相”。递相的，按同一关系延伸而关系性质不变。如甲是乙的上级、乙是丙的上级，则甲也是丙的上级。再比如：哥哥、妹妹、上辈、下辈、后代、下级、本家、同乡等。大部分是反递相的，甲是乙的父亲、乙是丙的父亲，则甲肯定不是丙的父亲。也有些是非递相的，即不表明是否递相，如甲是乙的朋友、乙是丙的朋友，甲不一定是丙的朋友。再比如：亲家、同学等。

1.3.3 此外，从实用出发，我们按关系性质及用法将汉语关系名词暂且分成以下七大类：

（一）亲属关系名词（即亲属称谓）：以生育和婚配为基本关系，如：爸爸、奶奶、姐夫。

（二）组织关系名词：表示在社会组织系统中的关系，如：上司、下级、领导。

（三）感情关系名词：表示非亲属性的感情关系：如：朋友、战友、情人、仇敌。

（四）同一关系名词：表示双方有某种共同点，如：同学、同乡、同事、街坊、邻邦、校友。

（五）不对称关系名词：关系两端不是同类事物，如：故乡（人与地方）、母校、祖国、生日。

（六）准关系名词：同一意义而兼关系名词非关系名词两种用法：客人、老师、徒弟、顾客。

(七) 临时关系名词: 只在特定格式中表示关系意义, 如: 孩子、闺女、姑娘、先生、老头子。^①

1.4 上述七类中, 亲属称谓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汉语中, 亲属称谓不仅数量较大, 而且各个方面都最典型地体现了关系名词的特点。底下我们就来解剖这只麻雀。

二、语义方面

2.0 我们首先从亲属称谓的语义特点谈起。

2.1 汉语亲属称谓所表示的关系共有四种: 生育关系、婚配关系、同一关系、年龄长幼关系。前两种是基本关系, 每个称谓都至少具有其中一种关系。后两种是次要关系, 是附着在基本关系上的。譬如, “弟兄”, 是同一关系附于生育关系, 表示在生育关系中地位相同——由同一对父母所生。“弟弟”则是同一、长幼两种关系附在生育关系上, 表示处于较幼地位的关系。“岳母”, 就包括了婚配、生育两层基本关系。“奶奶、外孙”等还包括了两层同样的生育关系, 不过在关系中的地位和性别有所不同。全部汉语亲属称谓都可以用这四种关系分析出来。

2.2 亲属关系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关系只包含一层基本关系, 汉语中只有十个直接亲属称谓(同义词不计): 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丈夫、妻子、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其余的都表示间接关系——基本关系有两层以上的, 彼端和此端之间都有一层或几层中介关系。比如“外孙”, 先经过“女儿”这一中介的生育关系, 再以生育关系达到“外孙”的此端。“儿媳妇”则有“儿子”这一层中介生育关系。“亲家、曾祖、连襟”等包含的中介关系就更多了。

2.3 相向、反相向、非相向, 递相、反递相、非递相这六种情况, 亲属称谓全都具备, 例已见 § 1.3.1、§ 1.3.2。绝大多数是反相向和反

^① 北京话“男人、女人”用作关系名词时后字念轻声, 跟非轻声的“男人、女人”已分化为不同的词。但在有些方言里, “男人、女人”仍然是临时关系名词。

递相的。

2.4 亲属称谓的基本上位概念是“人”，此外只有男女性别是关系以外的属性。但是，在关系的性质和地位中，也隐含了此端的一些属性。如“母亲”，表示生育关系中女性生育者，隐含属性就有已婚、已生育；“妻子”则隐含已婚，没有已生育。隐含属性并不能表明关系名词的内涵和外延，所以，婆婆≠奶奶、婶婶≠妻子、哥哥≠弟弟，虽然每一对隐含属性都相同。不过隐含属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延的不确定性，“母亲”所可能有的外延就比“姐姐”小，因为不能包括未成年和 / 或未婚和 / 或未生育女子。

“新郎、新娘、新媳妇、孤儿、寡妇”等词，虽然接近“丈夫、妻子”等关系名词，但还带有关系以外的属性，如“新郎、新娘”的“正在行婚礼”或“新近结婚”的属性，这样就可以用为非关系名词了——“她是个新娘”。

2.5 亲属称谓的并列——常常是两个黏着语素的并列——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是非关系两端的并列，如：父母、子女、哥嫂、公婆。对彼端来说，这不过是两个此端相加，仍旧是关系名词。有时相加后还可以强调共同性而不管差异性，如“子女”可男可女。

二是关系两端并列，如：夫妻、父子、母子、祖孙、叔侄、姑嫂。这时，已经不存在关系彼端了，因此转化为表示人的组合的非关系名词。对某人来说是“父母”的两个人，对别人来说未必是父母；而作为“夫妻”的两个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夫妻。

三、语法方面

3.0 作为关系名词，亲属称谓也在语义上不自足、在语法上不能自由充当句子成分，而要求用领属定语给出关系彼端（§ 1.2）。然而，在运用中，亲属称谓也不是处处都带定语，而是表现为三种情况：

(一)不能不带;(二)可带可不带;(三)不能带。(二)、(三)两种情况,都有着实现自足的其他条件。这样,就需要分析,使亲属称谓实现语义自足的条件有哪些?除此之外的种种难以列举的复杂现象,都是“不能不带”的。

在第(二)种情况里,定语带跟不带还受交际时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将在§4中讨论,本节暂不考虑。

3.1 不能带领属定语的情况,有以下三种:

3.1.1 直呼对方。这时说者(我)、听者(你)分别是彼端和此端,如“妈妈,走吧”“哥哥,让我拿”“舅舅,你瞧”。这类无须多举。

3.1.2 用在表示领有、生育、丧失的动词后,这时,主语是当然的关系彼端,如:

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先生有母亲么?(《超人》)

他没有一个儿子。(《天云山传奇》)

不叫她生儿子,却白养她一生!(《屋顶下》)

有个吴先生……才死了老婆。(《小二黑结婚》)

3.1.3 相向关系名词,用在下面这种句式中:

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阿Q正传》)

你两家已经成亲戚……(《邪不压正》)

这时,动词总是系词或准系词,而动词前则有复数或并列的主语,或有“跟……”一类介词短语。由于系词后用了相向称谓,因此便表示动词前两个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如第一句,等于说“他是赵太爷的本家”“赵太爷是他的本家”。所以下文赵责问“他(阿Q)”就说:“你说我是你的本家吗?”不过,要是相向称谓表示的并不是复数或并列主语内部成员的关系,仍然要用定语,如“老王老张是李师傅的亲家”。

3.2 领属定语可带可不带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大致有以下六种情况:

3.2.1 亲属称谓的彼端和主语所指相同,这时,只要没有其他名词来造成歧解,便可以不用领属定语,由主语隐含彼端(即承主语省)。

这里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用在宾语中:

“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离婚》)

他们可以要求祖母给编两个小花篮。(兼语)(《四世同堂》)
既然是可带可不带，那带定语也是很常见的：

她不再害怕她丈夫了。(《牡丹》)

另一类，是用在介词结构中的各种位置上：

他不干零活了，成天同老婆都在忙庄稼活。(《卢家秀》)

有时彼端定语承主语里的领属定语而省：

说我的眉毛象姑姑、眼睛象叔叔……(《分》)

有时，在整段话语中把作为话题的某个人当作关系彼端，所有以这个人为彼端的称谓都省去定语。王蒙《风筝飘带》在叙述语言中谈到女主人范素素的父亲14次、母亲4次、父母1次，都用“爸爸、妈妈、父母”，没一次用定语；提到她奶奶6次，5次用“奶奶”，只有1次用“她的奶奶”。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3.2.2 前句称谓带领属定语，后句称谓如果彼端同前，可以省去：

狼子村的细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我插了一句嘴，细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狂人日记》)

3.2.3 关系两端都以关系名称形式出现，表示两端之间的行为，就互以对方为彼端了：

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阿Q正传》)

这时，因为不存在作为彼端的第三者，不应再有定语；但有时为了强调，也可以说成“自己的儿子打自己的老子”，因此仍算可带可不带。

3.2.4 称谓彼端就是听说双方，这时，就可以不用“我、你、咱们”这类定语了，如：

颖贞皱眉道：“你见过父亲没有？”颖石道：“没有，父亲打着牌，我没敢惊动。”(《斯人独憔悴》)

3.2.5 称谓彼端是说话者，并不是用来直呼对方(§3.1.1)，也可以省掉定语“我”，如：

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狂人日记》)

3.2.6 称谓彼端是听话者，也可以省掉定语“你”；这时，此端常

是说者自己（所以可用“我”复指）：

好孩子，听听妈妈的话！妈妈还能安心害了你吗？（《四世同堂》四十三）

不是爸爸我怪你呀。（《南海潮》）

也有此端不是说话者的，下句即“舅舅”的话：

“孩子，外婆找了你许多年了。”（《追赶队伍的女兵》）

3.3 以上我们列举了亲属称谓不带领属定语的九种情况。至于不能不带的，我们谈过，是难以列举的。这里，只随便举几个例子，要是拿掉其中的彼端定语，不是句子站不住，就是让人按照上述规律去理解隐含的彼端，从而完全改变了句子原义，如：

——那么你见过她的母亲。

——我怎么没见过：她的母亲就是我的老婆。

——那么她就是你的女儿？（《团圆》）

她是中央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儿，是不久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我丈夫吴遥曾是她父亲的下级，我去世的父亲也认识她的父亲，……（《天云山传奇》）

3.4 当然，亲属称谓这种关系名词也不是绝对没有单用的情况，不过都可以看作一种含蓄地表示彼端的手法。有时是表示彼端的出现、存在，如“小王当了爸爸了”，意味着他儿女出生了。有时则预示着在更大的语境（正文、下文）中将谈到彼端，如鲁迅杂文的标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电影片名《可怜天下父母心》，以及曹禺散文《半日的“旅行”》中的话“但是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一个母亲向百货大楼经理表扬一个售货员的一封信”，无不预示着彼端“儿女、儿子、女儿”一类的出现。

四、交际方面

4.0 语言的基本作用是人与人的交际，因此，表示人与人关系的关系名词在交际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说汉语的人，家庭亲属观念

很重，亲属称谓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所以，即使有了 § 3.2 所列的六种条件，领属定语也不是在每个交际场合都能省略。这样，我们就得考察一下，除了语义自足外，还有哪些交际因素在起作用。

4.1 在上述六种情况里，一、二两种带不带定语较随便。不带的話，关系彼端作为话题的地位就更加显著一些，特别是在一长段话语中。第三种情况，通常是不用的，要用也只能加个“自己”，强调双方关系之近，这也不必多说。

4.2 第四种情况，由于关系的彼端正是听说二者，称谓对二者来说是共同的，因此通常不带定语。特别是在家庭内部，不带，才能显示听说者间的关系以及二者跟称谓此端的关系都是极亲近的。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对自己的弟弟说：“我 / 你 / 咱们爸爸回来了”。正因为这样，真的在这种交际中用了定语，反而能发挥一些特殊的表达作用。比如，母亲病了，女儿很急，她哥哥劝慰她别急，这时，她假如回答：“我的妈妈，我能不急”，就故意表示了跟听者无关，即不要他管；假如回答：“你的妈妈，你还不急”，便强调了听者跟“妈妈”的关系，表示斥责。

4.3 第五、六种条件下，不带定语受其他因素的限制很大。而且，省的彼端究竟是说话者还是听话者，也靠这种因素来区别。

4.3.1 在同一个家庭内，即使对听说双方来说并不是共同的关系，也常常不带定语以显示关系亲近。值得注意的是，所用的称谓通常总是以小辈为彼端的。这样，当小辈是说者时省掉的是“我”，如儿子问母亲“爸爸去哪儿了”。当小辈是听话者时，省掉的就是“你”，如：§ 3.2.6 前两例。

这里谈的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合于家庭外的亲属间的交际，如 § 3.2.6 末例的省“你”。

4.3.2 在非亲属之间的交际中，这两种省略要少得多，要省一般也只能省“我”，彼端往往也是年轻者，尤其是小孩，如：

德平嫂下了决心似的：“秋妹子，先上桥吧……”

秋英还是不肯：“不——等爹！”（电影剧本《燎原》）

4.3.3 不带定语可以表示关系亲近，所以，非亲属间的交际，只有关系较亲近的，才可以省掉“我”这种定语，如上面“不——等爹”一例，就是新娘秋英对年纪稍长的好友说的。关系不亲近的，除了小孩，一般不能省。王蒙《夜的眼》中，叙述一个干部子弟冷冷地接待一个找他父亲的老年人，他四次对客人提到他的父亲，都说成“我爸爸”。

4.3.4 自言自语、内心独白、日记等，原则上没有听者，是自己对自己的交际，就比亲友间更易于省略“我”这个称谓彼端了，如：

眉间尺不觉伤心起来。“唉唉，母亲的叹息是无怪的”他低声说。（《铸剑》）

失去了的和没有失去的童年和故乡，责备我么？欢迎我么？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内心独白）（《春之声》）

母亲病了几个月了。（《船中日记》）

五、社会方面

5.0 “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①，并且“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②。在其他社会关系逐渐产生后，亲属关系虽然变成了一种从属关系，但至今仍在社会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所以，亲属关系名词在各种语言里都有，是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universal）。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不同语言的亲属称谓系统往往各有特点甚至差别很大。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探讨一下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的特点，不难看出，这些特点跟使用汉语的社会的某些文化特征有密切的关系。

5.1 先来看一下亲属称谓系统本身。

5.1.1 大家知道，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跟西洋语言比起来，是特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21卷，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3卷，32、33页。